

#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述评

朱雷,王学先<sup>①</sup>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而建构的。他本着独特的历史视角,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建构起一套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 董仲舒; 天人感应; 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6-0032-03

## 一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渊源

中国先秦哲学的“天人合一”观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来源。必须认真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观,才能深刻认识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渊源。

“天”字和“人”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据文字学家考证,“天”字本意是指人的头部,后来便引申出“上”和“大”之意。从文字角度分析,天人之间并未构成多大的关系,但恰恰是中国古代哲学却一直以来把对天人关系的探究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起点在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那时,人类对天人关系的探究大部分出自对自然之“天”所代表的未知世界的无知和敬畏,因而形成了对“天”的图腾崇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天”字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在商代,“天”仅指客观事物,即自然之天;到了西周初期,“天”已具有神的含义,即主宰之天;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又把天神想象成宗法奴隶制政治与道德的立法者,“天”这个概念随之又具有了道德的性质,成为义理之天。到秦汉之际,“天”已经成了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的统一体。

对比“天”而言,“人”的内涵相对简单。“人”最早是指现实生活中的认识主体或实践主体。当“天”后来逐渐被视为自然之天、主宰之天、义理之天,尤其是“天人合一”思想产生以后,其外延逐渐缩小到诸如氏族首领或君主等地位和权力较高的人。当这类人的权力越发强大,其与天的关系也就越发紧密。国君被视为“天子”,唯有他才能代表“天”发号施令。“天人合一”也就成了论证君权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先秦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人与自然之天的和谐统一,人被视为自然之一员,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依赖于自然,必须尊重和保护自然;二是指人与主宰之天的和谐统一,人被视为“天神”的创造物,人必须服从天神或天子的统治;三是指人与义理之天的和谐统一,天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立法者,人世一切道德法律都是由天制定的,人类必须服从天理与人伦。

## 二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内涵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来源于先秦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先秦的“天人合一”观为董仲舒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不但继承了关于“上帝”、“天道”、“天命”等学说,且汲取了已有的阴阳五行说和诸子百家学说的有关内容,将其熔于一炉,建构了适应汉代政治需要的“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援引前人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普遍有效的公理,并将之发展,用以解释宇宙构成、自然现象,阐明人事活动。董仲舒所谓的天人感应是自然的内部感应,即天通过与人的互动,以祥瑞或灾异的形式体现赏罚恶性能,但此类警告对人而言并不表现出“天”的恶意,反而恰恰表示了“天”对人的仁爱之心。

首先,董仲舒提出“天人同类”的概念。他称人自身就是天的内容之一。“天”有十端: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与人,故天之数毕于十,起于天而终于人。他认为天生育了万物和人,人受命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也。”<sup>[1]</sup>“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于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sup>[2]</sup>在董仲舒看来,人的生理结构在形式和本质上与天的结构是同一的,人的性情来源于天的性情。他认为:“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

**[收稿日期]** 2011-09-28

**[作者简介]** 朱雷(1981-),男,北京市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sup>①</sup>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也。然而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sup>[3]</sup>因此得出人道可以参天之结论。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同类相感”的概念。在董仲舒看来,凡是同类事物之间,都能够产生相互感应。比如,在平地上灌水,水会避开干燥的地方而流向潮湿的地方;在均匀平铺的木柴上点火,火会避开潮湿之处而趋向干燥之处。可见事物都是避开与其相异的事物,而与其相同的事物亲近。因此,气相同的事物就能相会和,声相同的事物就会发出共鸣,自然现象都是同类相感的<sup>[4]501</sup>。董仲舒还指出,事物之间的同类感应不是没有缘由,而有其内在依据。也就是说,好事招来同类的好事,坏事则招来同类的坏事。他认为,百姓们将好事和坏事归之于命运,这是由于不知道它们的原由。其实无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均可以证明同类相感原则是普遍正确的,天和人也如此,可以相互感应,且是通过阴阳之气而相互感应。天之阴气起,人的病先动,阴雨天气会使人想睡觉。这同他所说的抱弹琴瑟、弹宫则他宫亦鸣一样,是对自然现象之间同类相感的客观描述。他还将自然事物与社会事物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阴气之间互相感应而产生的一种结果。人忧郁、压抑的时候,会想睡觉,这是阴气的索求;人喜悦、兴奋的时候不想睡觉,这是阳气的索求。可见天地有阴阳之气,人也有阴阳之气,人的阴阳之气随着天地的阴阳之气起落而起落。莫名的福祸也是这样发生的,无非就是自己先发起,然后其他事物依照类别相感应而成。所以聪明通达的人,就该断除耳外之声,潜心息虑,从内部自我反省<sup>[4]501</sup>。

最后,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概念。在董仲舒看来,同类事物之间能够产生感应,而天与人是同类事物,因而天与人之间就自然能够发生感应。依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这种感应的互相传递非常微妙。作为天子,君主是上天之子,承接天的旨意,代表上天统治管理人间事务。“德体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sup>[5]</sup>，“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sup>[6]406</sup>。故而天人感应实为“天子”与“天”的感应。上天虽不像人一样会说话,但上天的意志可通过某种“祥瑞”或“灾异”的现象显现出来。这就是天人感应的表现形式。祥瑞指的是好事情的兆头或征象;而灾异则是坏事情将要发生的征兆。祥瑞或灾异的出现则主要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政治是否修明。

董仲舒从不同角度论证天人互感,不仅是出于哲学上的考虑,更是为了服务于政治。既然天与人可以相互感应,那么人的所有行为均应顺天意、合天道。御民施政者,特别是作为天之子的帝王就更应顺天、法天,依天意而行,遵循天人一致的原则。董仲舒借自然现象来论证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是为当时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他的突出贡献及其深远影响在于他的政治哲学。董仲舒建构了一个比较适合于汉初封建专制政治的思想体系,推动了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 三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动机

董仲舒称“大一统”是“天”这个宇宙总体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上讲,天下

大众应首先一统于“天”,其次应一统于“王”。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sup>[6]406</sup>。屈民而伸君,针对的是诸侯割据,目的是为了实现大一统;屈君而伸天,则是为了对王权有所限制。维护君权至上是董仲舒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一,他把君主看作国家政治的核心。民众不能直接与天联系,其间必须由帝王或圣人充当中介,这里的圣人便是理想的王。对天来说,王是芸芸众生的代表。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董仲舒断言君主能“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sup>[6]408</sup>君王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在政治上保持“大一统”局面,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提出,使封建“大一统”理论趋于成熟。按照这一理论,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君王,君主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高的唯一的权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直接为汉武帝强化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提供了合理的理论依据。

“大一统”在社会政治中体现为政治一统,按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天是最后的仲裁者,政治一统其实就是一统于天;而天显然是虚无缥缈的,因此君主便成为民众要维护的实实在在的最高政治权威。可见,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动机就是为了维护西汉“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

### 四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审视

从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出发,将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还原到社会与思想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还原到西汉的时代背景下去考察,可以发现,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在汉代封建社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并为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提供思想指导。并且,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在融合先秦诸子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推动了儒家学说的丰富和完善,为中国古代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董仲舒针对当时分封诸侯和匈奴势力强大,导致君权受到冲击,国君大权旁落的政治危机局势,在“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君权神授”论。通过“君权神授”论为君主披上神圣外衣,使汉家皇帝取得独尊的地位,维护了封建君权的唯一性与至上性,充分肯定了君主专制的合理性,为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董仲舒看来,君主受命于天时,天则表现出具有人格意志与道德属性,因此,“君权神授”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当这种思想作为文化渗透到民众中去之后,使得普天之下树立起对君权至上的信仰,芸芸众生甘愿服从于君主的统治,从而增强了统治秩序的稳定。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从“天—君—民”的互动关系来看,君主虽受命于天,但天却不是为君主个人而立王,而是为天下百姓而立王。因此,君主必须首先获得万民的支持与拥护,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与长治久安。同时,董仲舒还以灾异谴告说约束封建君主的为所欲为。他把灾异谴告作为“天人感应”的外在表现,是“天”对人间政治得失与治乱兴衰的回应,也是天对在位者施政得当与否的评判。君主只有任德而不任刑,才能使天下归心,才有祥瑞符命的出现;一旦暴虐无道、民生异心,则导致

阴阳失调、妖孽滋生。上天通过祥瑞或灾异以对人间君主进行奖赏或谴告。一方面,董仲舒以君权神授论对封建君主专制思想表达推崇与维护;另一方面,又以灾异谴告说约束君权的过度膨胀,说明了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清醒认识,也体现了董仲舒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关注。

另外,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观为核心的儒学体系,被奉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汉代的封建“大一统”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形成之前,董仲舒曾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sup>[7]</sup>从这种尚未成熟的理论设想发展到完整的“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从其所属的儒家思想出发将儒学视为国家指导思想,并被国君确定为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从而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推动下,中国古代儒学日益成为历代封建阶级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影响深远。

但是,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观为核心的儒学体系中也包含了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糟粕。董仲舒赋予天以意志、情感,即人格化的至上神。天有目的地创造出万物和人类,并因与人的形体、组织、思想、道德相副而相互感应。恰恰“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倾向把天的意志看成是世界万物的本

原,违背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另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违背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虽然曾在推动封建国家“大一统”方面起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却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损害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董仲舒.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493.
- [2] 董仲舒.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423.
- [3] 董仲舒. 春秋繁露·卜道通三[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430.
- [4] 董仲舒.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 [5] 董仲舒. 春秋繁露·考功名[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221.
- [6] 董仲舒.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 [7] [汉]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M]. [唐]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3.

## A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ong Zhongshu's Heaven-Human Induction Ideology

ZHU Lei, WANG Xue-xi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Heaven-Human Relationship” is the basic iss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Dong Zhongshu's idea of “Heaven-Human Induction” is a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He enriched and perfected the ideology system of traditional “Heaven-Human Induction” by the uniqu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ich in turn constructed a set of new Confucianism system. His theory adapted to the time request and promoted the universal aspect formations of Western Han Dynasty. He stood by the philosophy of idealism, however, which had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Heaven-human induction; universal aspect formations